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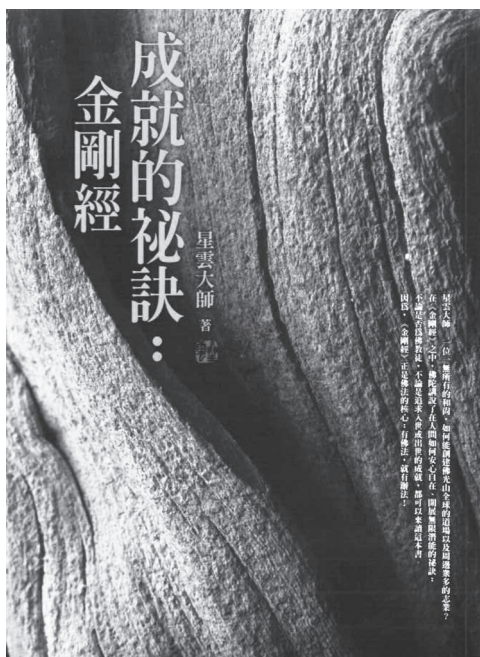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 ——祕訣：般若

星雲大師

佛陀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是時，眾皆默然，唯獨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佛陀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佛陀至多子塔前，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，以僧伽梨圍之，遂告曰：「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，汝當護持，傳付將來。」

這是《五燈會元》裡的一則著名公案——拈花微笑，說明禪宗的傳承，根源於靈山會上佛陀傳法給摩訶迦葉。在所有人的面前，佛陀和摩訶迦葉「以心印心」、「心心相印」，而不是透過語言文字的辯解詮釋，解離了文字可能造成的矛盾和誤解，直入本心。

之後，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東來中土弘法，以「壁觀」教人如何



星雲大師著作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

「安心」，直指「真如」，也就是「般若」。此後五傳至弘忍，到了六祖惠能之後，「南宗禪」波瀾壯闊，應驗了達摩祖師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」的預言。

什麼是般若

從過去到現在，要了解「般若」是什麼，大多還是透過對佛經的研讀與了解。往昔法師講經，是依據一部一部經典，說文解字，逐句說明；講一部經往往要幾個月，甚至一年半載。據傳昔日天台宗智者大師講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，光是經題上的一個「妙」字，就一連講了九十天，因而有「九旬談妙」的公案。

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以後，分為「南頓北漸」，即所謂的南宗禪和北宗禪。南宗禪以《金剛經》，北宗禪則以《楞伽經》印心。六祖惠能故鄉在嶺南，聽到有人念誦《金剛經》而契入佛法，後來到了黃梅，聽五祖弘忍講說《金剛經》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當下茅塞頓開。五祖傳法印心，惠能成為禪宗六祖。《金剛經》從此取代了達摩東來以「《楞伽》四卷，可以印心」的傳統地位。因此，想要了解禪宗、佛教、般若，從《金剛經》著手是非常好的。

我們現在講求「知識」，每個人只要睜開眼就有好多的知識撲面襲來。「知識」可以幫助我們分析、了解世間的現象；至於漢語的「智慧」，則有善有惡。比如老子所說「絕聖棄智」的「智」，日常生活說的「智慧型犯罪」，都不是善的智慧。「般若」，則是向自己的內心探求、開發，超越一切知識和智慧，所以在佛法上，「般若」保留了梵文的音譯而不作意譯。

我想到，自己十五歲受具足大戒時，嘗到「以無情對有情，以無理對有理」的滋味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受戒師父問我有沒有殺生過，我答：「沒有！」

突然一大把柳枝就打在我頭上，「難道蚊子、螞蟻都沒有殺過嗎？」

我連忙改答：「有。」突然間柳枝又打在頭上，因為殺生是罪過。

接著師父問我：「你受戒是剃度師父叫你來的嗎？」我答：「是我自己來的。」柳枝第三度打在我頭上。「師父沒叫你來，你自作主張，該打。」自然我謹受教，改答：「是師父叫我來的。」

「不叫你來你就不來了嗎？」又是第四次打。

在五十三天戒期中，更吃了不少苦頭。偶爾聽到一些山聲水聲，難免想知道聲音從哪來，給戒場上的引禮師父看到了，藤條立刻落在身上，「聽什麼，把耳朵收起來，小小年紀，什麼聲音是你的？」挨完罰，趕緊收攝心神，任何風吹草動都不入耳。師父的藤條又立刻追上，「把耳朵打開聽聽，什麼聲音不是你的？」偶爾放鬆望向四周，就被狠狠抽上一記，「眼睛東瞧西看的，哪一樣東西是你的？」出堂之時，一陣風過，有雁飛翔，立刻警覺地閉目不看，哪想到師父的藤條仍不放過，「睜開眼睛看看，哪一樣東西不是你的？」

「有理三扁擔，無理扁擔三」，當頭棒喝，柳枝打掉我執的驕傲與剛愎，轉化為無我。當我們以為自己懂得了、了然於心了、悟道了，凡事就有定見、成見，甚至拿知識和修行，與人較量，要爭個高下，知識反而成了我們的障礙。

有相的知識或思想也會讓人執著、計較。小孩子常常不明就裡，向別人說：「這是我爸爸說的，我媽媽講的。」讀了幼稚園以後開始變成：「我老師說的。」讀國中則又是：「我同學講的。」到了
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——祕訣：般若

青年時期換成是：「我男朋友講的，我女朋友講的。」三十、四十歲以後，慢慢就說心靈導師說的、哪個上師說的。佛陀於《金剛經》中卻說：

須菩提！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，我當有所說法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！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

為什麼佛陀要說，如果有人說「如來有所說法」就是毀謗佛陀？

《大智度論》中說：「般若波羅蜜，分為二分，已成就者名為菩提，未成就者名為空。」

「空」有層次，茶杯是空，房間也是空，虛空也是空，有層次的。我們「寧可起有見如妙高山，不可起空見如芥子許」。「空」有十八空，空到最後恐怕會進入頑空、斷滅空，形成斷滅見。所以不如不要把「空」做為一個修學的目標。我們從《金剛經》這段文字就可以理解：

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：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」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

說諸法斷滅，就會落入斷滅的偏執。但是，發無上正等正覺心的人，於法不說斷滅相，不著法相，也不著斷滅相。

「般若」是三世諸佛之母，直指本心，穿透文字障、知識障、無明障等種種世間煩惱憂苦，直接通達諸佛的大智慧，並於現世實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用，即是成就的祕訣。

「般若」是正見、正覺。「般若」是知道一切法依因緣而起、虛假而有。「般若」是了解「緣起性空」，「真空」才能「妙有」的空不滯空、有不住有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是每個眾生皆具備的真心，要自己體察，在生活實踐，才能明澈放光。

我曾將般若分為以下層次：

一、人天乘：正見

就道理發表意見，不會離題，不會錯誤，等於照相，照出本來面目。凡夫所能了解的因緣，就是正見。一般人經由各種學識、經驗，容易了解世間許多痴妄的因緣，例如：病痛、煩惱、破財等等，能夠知因而離苦，得到解脫，這是入世法的因緣。

二、聲聞、緣覺乘：因緣

所謂「果從因生、事待理成、有依空立」，比人高一點的聲聞、緣覺、阿羅漢了解出世法，能夠勘破五蘊皆空，離所知障，把心靈提升到更高一層的境界，知道萬事萬物無對待，知道六道眾生相互而生，他就懂得「因緣」的真實境界了。

三、菩薩乘：空

是菩薩的階段，這時候不但證悟了世間法，也證悟出世間法，而且能進一步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緣，「一色一香無非道，或語或默終是禪」，以空為因為緣，自然能知成萬事了。

四、佛：般若

是佛陀的層次，是證悟了自性般若之後，本體與現象不二的境界。在這個境界裡，沒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界限，也泯除了一切人我世相的痕跡，因緣自來自去，不來不去，不住色相，一切自然和合圓滿。
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——祕訣：般若

我們可以用樂器演奏來了解這四種層次：

不論如笛、簫、提琴、鋼琴之類，初學時，都要從認譜和按鍵按弦開始，一音一調的練習、摸索，依照樂譜上的記號一個音一個音練，必須看譜（外境）才能彈的情形，是第一層次的「正見」。

等到完全練得純熟流利，樂譜已經銘刻在心版上，不需要看譜而心中有譜，雖然不看譜，可是心裡還有個譜本在（內外合一），是第二層次的「因緣」。

繼續用心練下去，不看譜，心中亦無譜，一闕樂章可以渾然忘我的一氣呵成，完全流轉無痕（內外相忘），心內心外都沒有譜，卻總還有個「譜」的因，要照存在的譜彈，不能隨手自成樂章，這是第三層次的「空」。

等到對音律、樂理圓融無礙，就可以與大化共流行，隨心之所遊、神之所馳而揮灑成曲，一遊心即是般若，無忘無不忘（無內無外），是最高層次的「般若」。

其實，正見、因緣、空、般若等四者，都是「無為法」，所謂「三鳥飛空，跡有遠近，空無遠近；三獸度河，跡有深淺，水無深淺」，也就是說，麻雀、鴿子、老鷹，能飛的遠近有別；兔子、馬、大象，因為身子大小不同，渡河時潛在水下的體積有異，但是，空沒有遠近。這個比喻在說：證悟雖有深淺，但般若真性沒有深淺，也不應住深淺，不要落入斷滅見。



對音律圓融無礙，就能隨心揮灑成曲，這也是最高層次的「般若」。圖為田村宗立所繪《官女彈琴圖》，京都市美術館館藏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」

初聞佛法的人，可以從有為，先從「有」的上面去理解為何說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即所謂「欲會無為理，先從有事看」。

人常常就是被心外的假相所迷惑，明明是假的，我們當作真的，明明暫時的，卻貪戀不捨，所以我們的心住在「有」裡，在心外執著，在功名地位上執著，最後感到無盡的寂寞、高處不勝寒；在名利上執著，錢過多了，有時人為財死。所以，世間上的無論什麼東西，我們可以擁有，但是不要過度貪求，過多反為拖累煩憂，所以我們應該用般若的智慧來看世間一切。

生活處處有般若

如何過「放光」的般若生活？

《金剛經》開卷即言：佛陀以日常的穿衣吃飯，顯示「般若」的妙趣，令眾生都能在生活的行、住、坐、臥當中，體會、實踐「般若」。吃時口中放光，持鉢時，手上放光；入舍衛大城，即足下放光；打坐時，通身放光，這些都是表現智慧、表現般若。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阿難尊者說他從佛陀那裡聽聞：

那時候，佛陀住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中，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眾隨侍左右。

到了吃飯的時候，佛陀穿上袈裟，拿著飯鉢，帶領弟子們走進
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——祕訣：般若

舍衛城，挨家挨戶地托鉢乞食。之後，回到給孤獨園中。吃過飯後，佛陀將衣、鉢收拾好，洗淨了腳，鋪好座位，盤腿坐著。

我們來看佛陀在《金剛經》開卷示現的六度（六波羅蜜），如何令日常生活的行止從容自在：

一、持戒波羅蜜：著衣持鉢（手上放光）。示現律儀的肅靜、安詳。

二、布施波羅蜜：城中乞食（足下放光）。佛陀乞食，令眾生聞佛法，以佛法布施，和眾生結緣。

三、忍辱波羅蜜：次第乞食（眼睛放光）。乞食依次第，不論滿鉢、空鉢，食物好壞，都平等以視。

四、精進波羅蜜：飯食訖，收衣鉢（口中放光）。佛陀從入城乞食到收衣鉢，一切不假手他人。

五、禪定波羅蜜：洗足已，敷座而坐（通身放光）。

六、般若波羅蜜：佛陀一日的的生活，從穿衣吃飯到洗足敷座完成五種波羅蜜。這些呈現於外的日常形相，無非是般若的「相」，般若的「體」就是以「般若」為心，妙用於生活的行住坐臥，成就「波羅蜜」。

佛陀於《金剛經》開卷示現這段般若放光的六度生活，不以戲法作怪展現神通，而要我們在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，以自己內心本具的「般若」，過放光的般若生活。

般若是光，光是沒有染汙，是清淨自在的。放光不是諸佛菩薩才有的，只要在生活中，我們說柔軟的、善良的、讚美的語言，這不是口中在放光嗎？

觀看人世，以慈眼平視眾生，以慧目觀照社會，这不就是眼睛在放光嗎？



佛如光，能帶給眾生溫暖。

能親手為別人服務勞動，不也是手掌放光？

聽聞佛法、聽聞歌頌佛德的梵唄，這不是耳朵在放光嗎？

滿臉的笑容、滿面的慈祥，這不就是面容在放光嗎？

心中的慈悲、菩提、道念，這不就是心中在放光嗎？

身體的端正，行立坐臥的威儀安詳，對於他人的輕賤垢穢能含容不二，這難道不是通身放光嗎？

人，如果到了無光可放，就如同「黑漆皮燈籠」。我們不要只管外面的陽光、電光、燈光、火光，更不要去在意邪魔外道的暗光與假光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們自己的「光」在哪裡？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能放光嗎？我們的「心」能夠「放光」嗎？我們能點

亮真如自性、般若真理的心光嗎？

《地藏經》云：「下心含笑，親手遍布施。」諸佛菩薩要成就度化的因緣，是謙卑如地，含笑親手布施。如是修持，則生活中有般若，人人得安然，灑脫自在。

如何實踐般若

沒有人能代替你活或覺悟

般若如何內心本具？如何能開悟見性？不依靠聖水、符咒或是上師的灌頂加持，要打破內在的黑闇執迷，一切都要靠自己，別人代替你不得！

智閑參訪瀉山禪師，瀉山禪師問道：「聽說你在百丈禪師處問一答十，問十答百，是真的嗎？」

智閑答言：「慚愧！」

瀉山禪師：「這不過是世間上聰明的辯解，對了生脫死毫無助益，現在我問你，什麼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？」

智閑茫然不知如何回答，沉思許久，請示道：「請禪師慈悲為我解說。」

瀉山禪師：「我知道的，我若為你說破，你將來真正開悟時會罵我。」

我們學佛，如果只是追求勝境感應，貪得上師指點，為我們免難消災，就錯用心機了。我們若是只旁觀別人鍛鍊身體，自己是不會強壯敏捷的。工作的專業需要系統化的練習，我們想要解悟慧命，又何嘗能夠輕慢貪懶？

道謙禪師與好友宗元結伴行腳參學，途中，道謙不能忍受跋山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涉水的疲困，三番兩次鬧著要回去。

宗元就安慰他說：「我們發心來參學，現在半途而廢實在可惜。我知道你很倦累，那麼從今以後可以替你做的事，我一定代勞，只是有五件事我幫不上忙。」

道謙問道：「哪五件事呢？」

宗元笑答：「穿衣、吃飯、屙屎、撒尿、走路。」

宗元的話，道謙終於領悟，不只穿衣、吃飯、屙屎、撒尿、走路；本來，別人就真是沒有辦法代替我活著，想要得參透慧命，又怎能起依賴的怠惰心？

有些人即使信仰佛教多年、深入經藏，能夠把佛書中的道理說一大堆，但是，在生活中無法落實，是非得失不能放下，這樣就不能契合《金剛經》的旨趣。如果將佛教與生活分開，離開生活就沒有「般若」，也就無法了解「空」。

有一個商人，平時信佛，只是脾氣暴躁，生氣時，常常口不擇言叱罵自己的母親。有一天他到廟裡去燒香，看到觀世音菩薩那麼莊嚴美好，心裡想：觀世音菩薩有求必應，我如果能親自見到，請菩薩幫忙我生意興隆、做事順利，一定可以賺更多的錢。於是他向住持和尚請求：「法師啊！我要怎麼能見到觀世音呢？」

住持和尚為了度化他的痴迷，就對他說：「你回家去！如果看到衣服穿反了，鞋子套錯邊的那個人，就是觀世音菩薩，他是有求必應！」

商人歡天喜地趕路回家，一路上並沒有見到法師所說的菩薩，心裡正氣憤法師騙他，回到家大力的敲門。母親聽到急促的叫門聲，又急又怕的來開門，結果衣服、鞋子都穿反了。

打開門，商人一見母親的樣子，不就是法師所說的觀世音菩薩
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——祕訣：般若

嗎？他恍然悔悟，身邊的母親，用血乳哺育他，一生終老殷勤的照料他，不就是有求必應的菩薩嗎？商人自此痛改前非，恭敬孝養母親頤養天年。

並非在誦念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時才有般若，也不是一定要閉關當中才有般若，般若在平淡無奇的吃飯穿衣之中，在平常待人接物處世之中。

龍潭崇信參訪天皇道悟禪師，一住就是二十年，但他始終認為沒有得到一點佛法，於是就去告假離山。

天皇禪師問他：「你要到哪裡去呢？」

龍潭回答說：「我要去參訪佛法。」

「這裡就有佛法了，你還要到哪裡去參訪呢？」

「我來了十幾年都沒聽到你為我開示佛法，這裡怎麼會有佛法呢？」

「哎唷，你可不能打妄語呵！」天皇禪師說：「怎麼說我這裡沒有佛法呢？平常你端茶來，我就接過來喝；你拿飯來，我就接過來吃；你向我合掌問訊，我就向你點頭回禮；這些處處都在告訴你佛法，怎麼說沒有呢？這些就是佛法，就是生活中的般若啊！」



禪畫禪語——龍潭參天皇「茶飯禪」。
(高爾泰、蒲小雨/繪)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「哦！這就是般若啊！」龍潭說：「讓我想想看。」

天皇禪師說：「你不能想，想就有分別心，就不是般若了。」

龍潭言下終於大悟了。

這正是「不可思議」，悟在當下。清朝溥畹大師著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心印疏》，講到：「爾時須菩提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作如是言。」這一段，他解釋，悟道的人，像飛龍乘風乘雨去，尚未開悟的人，則像蝦子、螃蟹，猶在努眼睛。對沒有悟道的人那種茫然的樣子，形容得可謂活靈活現，所謂「燒尾鼓浪成龍去，蝦蟹猶然努眼睛」。

我們一輩子都有頓悟的機會，我們每天都有頓悟的時刻，賴床的人每天在遲到的苦惱中頓悟要早，體能漸差的人每天都頓悟要運動，但都只是想一想，習氣難改，所以「悟」，不能只是一時短暫的「了悟」，要能夠在現實的「實踐」中「體會」，於「現世實用」，才能體悟「生活禪」——生活便是禪，才能逐漸地度煩惱、苦厄，得自在菩提。

《雜寶藏經》有一則婢女與羊相瞋的故事：

有一個婢女，負責磨房的工作，每天早上要把主人交代的大麥、黃豆等雜糧研磨成粉。有一隻羊常常趁婢女不注意的時候，偷吃豆粉。因此婢女常被主人懷疑研磨的豆粉斗量不足，而被怒叱責打。每次婢女被主人責怪後，就生氣拿起竹杖捶打羊，屢次挨打的羊，心中也積集怨恨。

有一天，婢女在生火，羊看見他空手無杖，就用角去觸犯他，婢女又氣又急，就拿起著火的木柴打羊，羊被火燒痛時，四處翻滾，身上的火苗，焚燒村人、房舍，並且殃及山野。山中有五百隻獼猴，走避不及，也被火燒死。
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——祕訣：般若

羊和婢女相互含嗔怒怨，造成這麼可怕的災難。所謂嗔火一起，燒盡功德樹林；嗔怒一生，剎那飄墮腥風血雨的羅剎鬼國。

《優婆塞戒經》說：「菩提有三種：一者從聞而得，二者從思惟得，三者從修而得。聲聞之人從聞得故，不名為佛；辟支佛人從思惟已少分覺故，名辟支佛。如來無師，不依聞、思，從修而得，覺悟一切，是故名佛。」

如來就是佛陀，不是因為聽聞佛法、思慮佛法，而是在自己修道的過程覺悟了佛法，所以能夠成佛。

有個男子是做小偷的，有一天，兒子問他：「爸爸！你老了，我怎麼來謀生呢？你總該傳授我一點祕訣吧！」

父親說：「好啊！今天晚上傳授給你！」

到了夜靜更深的時候，父親叫兒子隨他出去，找到一戶人家就下手偷東西，他們偷偷的跳了牆，進了室內，打開了櫃子，父親叫兒子先藏在櫃子裡，忽然父親大叫：「啊！有賊！有賊！」

主人聽到後，馬上醒來捉賊，老賊已經跑了，小賊就關在櫃子裡面，心想：「父親真是豈有此理，怎麼把我關到櫃子裡，就大聲一叫跑掉了，叫我怎麼辦呢？」這時候他只能靠自己脫離這個危難。

情急智生，他想一個辦法，在櫃子裡學老鼠叫：「噉噉喳喳……」主人拿著燈在找賊，聽到老鼠叫也就鬆懈了，「唉呀，這是老鼠叫，賊跑掉了。」當他們防守一鬆，小賊衝出去，把燈用力吹滅。主人立刻隨後追趕，小賊很是著急，「糟了，後面又追來了。」他隨時又想了一個辦法，走到一個古井邊，拿一塊石頭丟入井中，主人追到井邊說：「唉！今天出人命了！」說完就走。這小賊就這樣安然的回家。

回到家，兒子就責問爸爸說：「你今天怎麼這樣捉弄我？」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爸爸問：「我怎麼捉弄你？」

兒子說：「你把我關進櫃子，大叫：『有賊！有賊！』」

爸爸就問：「那你怎麼出來的呢？」

兒子就如此這般一說，爸爸聽了很高興，說道：「兒子，我有傳人了！你悟到這個道理，就知道隨機應變要靠自己，別人是不能傳授我們什麼啊！」

我們在生活中常常聽到學生怨老師偏心，徒弟怨師父不傳授真正的祕訣，子女怨父母偏愛，但是，成就生命的祕訣不是別人給的，「般若」是我們自己內心本具的，是我們成就的願力，和實踐的執行力。

若是不內求般若，不實踐般若的生活，只是空談般若，又有何用？

當五祖把衣鉢傳給惠能以後，知道眾心一時不能明白，於是要他深夜離開。六祖惠能離開黃梅以後，有數百位和尚為了衣鉢追逐而來，惠明追趕上他，想要搶奪五祖傳給他的衣鉢。惠能便將衣鉢放在路旁的石頭上，說：「衣鉢是法的象徵，豈可用暴力來爭奪？要就拿去吧。」於是隱身草叢裡。當惠明要拿衣鉢時，拿不動衣鉢，明白了，心生慚愧，就請求六祖惠能為他開示佛法。惠能教他：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制心一處而無妄念。沒有妄念，就是般若。」

惠明又問：「除了這個密意，還有沒有其他的密意？」

惠能回答他：「如果能說出來的話，就不是密意了。假如你一定要探求密意，要能夠從自性裡面去追求，密意就在你自己那裡。」

真正的密意是「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」，清淨自在的般若，就在我們的心裡。領會了密意、領會了般若，還是要落實到衣食住行的個人實踐，活用應變。

在組織中養成執行力

執行力也是組織企業通往成就的祕訣。

當年，梵蒂岡安霖澤（Arinze Francis）樞機主教對於佛光山在一九九六年底，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，妥當地安排、協助在台灣舉辦天主教與佛教領袖對話的國際會議，印象極為深刻。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知悉此事後，也企盼能和我見面。

只要相信心的力量，每天往好的方向想，想這件事一定會做成功、想該如何能夠做得成功，每天眼睛睜開都覺得很有希望，不停去做，就一定會完成。

世間事業的失敗，經常就是因緣不具，因此培養因緣，是人生成功最大的祕訣。所謂「諸法因緣生」，一切事業都要有資金、土地、市場、計畫、文宣、人才等等，任何因緣的缺少，事業就不容易成就。所以，受困的時候，不必怨天尤人，要與人結緣，眼裡有人，才能把人做好，把人做好，才容易與人廣結善緣，以自己的能力發心，回向給別人，把自己融入到其他的因緣之中，將來因緣具足，就能有所成就。

許多事情都在很艱難的環境中完成，但我自己不覺得難，別人不敢想的，我都願意鼓起勇氣去嘗試，碰到挫折不放棄，佛法講因緣，因緣和合而成，因緣不具，一切事情皆難成。所以，因緣不具足時，就等待因緣或創造諸善緣。只要最終決定要做，我會向弟子們解釋必要性及重要性，不輕易屈從多數人的反對。

有一年，資深記者陸鏗來訪，有朋友對他說：「你要去勸勸大師，佛教辦報紙是不可能的事，千萬不要做。」結果一席長談，陸鏗非但沒有讓我打消主意，反而被我說服在《人間福報》開一個專欄。

年輕時我就養成習慣，隨時思考：「倘若將來有機會辦雜誌，該如何編排充實的內容？倘若有機會傳法，該講些什麼內容？」我從來不在因緣不具足的時候，只是空等、徬徨、悲觀，我傾聽、從無相布施的過程當中，向世間眾生萬事萬物學習，累積經驗智慧，一旦機緣成熟，不論創建道場或興辦學校，一切構想、程序、細節早已成竹在胸，自然能夠順利進行。

佛陀每每在宣講法音妙諦時，首先必須具備六種因緣的成就，像《金剛經》的開頭：

信成就——大眾對聞法的信心已經建立了。（如是）

聞成就——大眾都已具備聞法的福德資糧。（我聞）

時成就——講說的時節因緣已經成熟。（一時）

主成就——說法主正歡喜地演說妙法。（佛）

處成就——法會的地點非常的合適。（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）

眾成就——聞法的信眾都集合到齊。（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）

要啟建一場法會，必須有六種因緣的成就。我們今日讀《金剛經》難道不是殊勝的因緣？我們每個人的生存，都要感謝世間的因緣，感謝別人成就我們，這是多麼值得歡喜讚歎！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。

佛經裡一概沒有交代講經的年月日時間，都用「一時」來交代。為什麼佛典不明確表明時間？因為所謂的時間概念，不過是緣於眾生業感果報不同。例如：地球上每一個國家的時間都不一樣，台灣的時間是下午一點鐘，美國卻還是凌晨。一個地球因為地域不同，就有「時差」的分別。佛經的「一時」泯除眾生對有限時空的觀念。只要我們和佛能夠一心合會，就算只是「一時」感應，在法性裡卻
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——祕訣：般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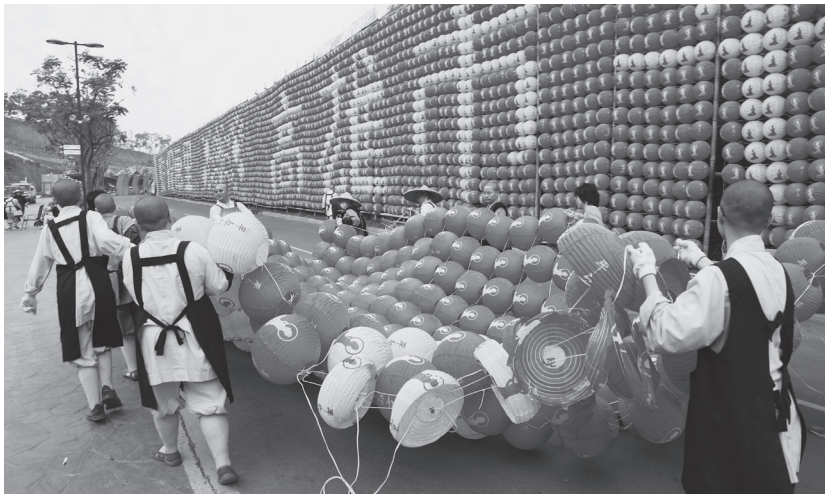
是亙古無窮的受用。

《長阿含經》裡有個吹法螺的故事，可以用來比喻因緣和合的關係。

很久以前，有個村落裡的人從沒有聽過吹法螺的聲音。有一天，一個善於吹法螺的年輕人，來到這個村落拿起法螺吹了三聲，然後把法螺放在地上，村莊裡的男男女女聽到這聲音，都十分驚奇，紛紛跑來問這個年輕人：「你吹的是什麼聲音，怎麼如此婉轉悅耳啊？」年輕人指著法螺回答：「是這個東西發出聲音。」村民們用手碰觸法螺說：「喂！你可以再發出聲音來嗎？」法螺卻默然不響。

年輕人再拿起法螺，又吹了三聲。村民們才恍然大悟：「優美悅耳的聲音，並非是法螺的力量，必須要有手、嘴、氣彼此合作，法螺才能發出聲音。」

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心的管理。佛光山以人間佛教的信念凝聚眾人，僧團教團的成長，是每個人「發心」慈悲、奉獻自己的心力，



一個團體的成長，是每個人奉獻自己的心力，集體創作而成的。圖為佛光大眾出普坡，合力搬運拆下的平安燈牆。（知泉法師/攝）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集體創作而成，不是任何一個個人的力量能單獨完成。因為人間佛教的信念，就是利益眾生，歡喜無悔，所以不管再怎麼辛苦，都心甘情願。

以用錢來說，人人都知道「十方來，十方去」，了解分毫都來自眾生的布施，所以要善加運用，活動或專案，往往能低於預算完成。再例如人力資源，在共同的理念目標下，只要對大眾有益，就能「發心」，心甘情願投入心力，這一點恐怕是許多的民間企業都很難做到，而這就是無我度生。

一般人看《金剛經》，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「發心」二字，但是經云：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無色，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！」要發心度化那麼多眾生，不是給眾生吃飯、穿衣就有功德，而是讓眾生能夠解脫，所以說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」。佛陀不以為眾生是他能度的，因為，眾生本來就是佛，佛陀只是依因緣度化，佛陀不居功德、不住功德，這就是「發心」，而且是發廣大心、發無對待心、發無顛倒心、發平等心，真是無限的大心！

十七歲時，我染患瘧疾，乍冷乍熱，極為難受。當時在叢林參學的人，都抱定把色身託付給護法龍天的決心，即使得了疾病，也從未聽過有人請假休息。我拖著虛弱的病體隨眾作息，直至全身虛脫倒臥在床上。大約一個月後，家師志開上人遣人送來半碗鹹菜，我捧著那碗鹹菜，感動得涕泗縱橫，感謝師父如此愛護弟子。於是，我立下誓願：「在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要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，以報答師恩。」不久，我的病就痊癒了。

這一輩子，為了普及佛教，我不曾放棄向自己革命，因緣不具足的時候，我不會只是枯坐等待因緣，有時，要有能力變通，組合

各方力量，創造動力，發揮影響力。佛陀不是向外革別人的命，而是向內革自己的命，我一直願意學習佛陀向內革命的精神，改變自己的觀念、滅除習氣，不斷更新。

人要做海綿，不停學習吸收；不要做塑膠袋，滴水不透。

人的無限潛能

我生性原本膽怯。年少時，對著群眾說話老是舌頭打結，於是，我在上台以前，將講稿一讀再讀，直至滾瓜爛熟為止；平時，學習主動迎接賓客，並事先想好應對的詞語。夜深，不論多麼疲憊，都要自己反省一日說話的得失。

我的聰明才智比不上別人，就讀佛學院時，老師的責備、同窗的訕笑，將之視為理所當然，發願以勞動彌補己之不足。我摸黑起床，打板司鐘（負責提醒作息的鐘板號令）；同學自修時，我發心到河邊打水供養大眾；三餐前後，趕去齋堂行堂灑掃；課餘之暇，前往大寮典座（在廚房擔任料理大眾齋飯飲食、調味的職事），在熱爐沸湯、柴米油鹽中穿梭不停。

叢林生活十年，我做了六年行堂（齋堂中負責照顧大眾用齋的人員）、兩年司水（準備漱洗用水的人員）、一年半的香燈（照管香燭、油燈，擺設供器、供品，清潔佛像、佛殿的人員），還兼任圖書管理員。行堂是最苦的，每到冬天，我的雙手浸泡在冰凍的水裡洗幾百雙碗筷，手掌、手背的皮膚處處都龜裂了，連裡面紅色的肉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為了磨練身心，激發自己的無限潛能，我曾效法古德，以各種方式來刻苦自勵。「過午不食」讓我體悟到精神超脫的法喜，除去口腹貪求之欲；「刺血寫經」讓我感受到自己與佛陀血肉相連，與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三十八期

眾生心心相應；實行禁語期間，曾因多次違禁而掌摑自己，久而久之，連心中也不復閒言雜語；在拜佛禮懺期間，我仆倒佛前，長跪哀悔往世罪業，任無明層層剝落。

一般人祈願，莫不為自己求。我在二十歲以前，也不免跟大家一樣，總是祈求佛陀加持我，讓我聰明，讓我進步，讓我衝破一切難關，讓我順利學佛求道。二十歲以後，我從佛學院結業出來，忽然覺得每天都是為著自己向佛菩薩求這求那，會不會太自私了？此後，改為替父母師長、親朋好友，乃至為有緣信徒祈求，願他們身體平安，福慧增長。

慢慢到了四十歲以後，有一天，我發覺這樣仍是自私的貪求。於是，從四十歲到五十歲，我就為世界和平、國家富強、社會安樂、眾生得度而求。

過了五十歲，我又忽然心有所感，每天都要佛菩薩為世界、為社會、為眾生成就和平、安樂，那我自己是做什麼的呢？所以，五十歲以後，我求佛菩薩，讓我來為天下眾生負擔業障苦難，讓我來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，讓我來體會力行佛陀的大慈大悲，讓我來學習佛陀如何示教利喜。

般若講究證悟，悟還不是證，悟是契入道理，還不能完全合而為一。證，最高的道理，如梁武帝見達摩祖師，梁武帝問：「我度生、印經，有多少功德？」

「了無功德。」達摩祖師回答的，和梁武帝所了解的功德不一樣。梁武帝有沒有功德？當然有，世間功德，不論做多做少都有功德，只是，有相的功德，不能和很大的根器、究竟的、無為無證的、通天徹地的功德相比，達摩祖師講的是自性功德，那是我們苦心追求的，以現在的話來說，找到無限的潛能，本領就高，武功就強，

《成就的祕訣：金剛經》第二章——祕訣：般若

等於武俠小說常說的「打通任督二脈」。

如今，有時聽到人家說佛光大，我反要問：「大在哪裡？」

道場的多寡、組織發展的規模，隨緣自在吧。我當然不是七十歲才學佛的，但可說到了七十歲才成熟，許多道理原來都在我身邊，以前霧裡看花，總有所求有所願，但是，自在是不能求的，找到般若真心的本然，才一天一天地越發自在了。

經典都以「如是我聞」為開頭，以「信受奉行」做為結束；能夠信受奉行佛法，就是「行佛」。「行佛」比對佛法知識的理解或是經文的背誦，更能貼近佛陀的意旨，「行佛」，就是實踐佛陀的教法。平時我們稱呼學佛的人為「行者」，就是要去「修行」佛法，要如佛陀所說、所行去做，所以真正的修行人，是要「行佛」，而不只是「學佛」而已；想要有所成就，是要時時刻刻、每日在生活中實踐，而不應知道了訣竅卻束諸高閣。

讀《金剛經》，是為了在生活行佛、在現世實用；成就的祕訣，就在我們能否以「般若智」、「金剛心」活出生命的大自在。



星雲大師一筆字《般若智海》